

光与影

摄影 生活 双月刊

photos

1999年第3期 定价人民币14元

战争与回忆 他们带走了我父亲

与罗伯·格里耶
在中国的19天
艺术有什么了不起?



日子：南锡的中国大羽 下辈子做一棵树

1999年4月,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袭之际,北京的忙蜂酒吧内,一群艺术家在以美国国旗为桌布的餐桌上“享用”《鸽子全席》。王楚禹行为作品



九十年代:艺术是什么

个性之于艺术家,犹如尾巴之于猫,老是有意把尾巴翘得很高,或把尾巴当耗子追,都是可笑的。

在崇尚消费与时尚的90年代,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把目光从艺术与现实转向市场,把制造高价、畅销的艺术消费品当作他们追求的全部光荣与梦想。当平庸的市场也开始厌倦艺术的平庸时,似乎在一夜之间,大家忽然都意识到了彼此的相似和个性的匮乏。于是,关于个性的叫嚣不绝于耳,为了追求个性、显示个性、制造个性,人们正变得日益疯狂。在先锋艺术的多发地带北京,一位热心于艺术的青年王朝干脆把他正在编辑的一本先锋艺术丛书的主题定为“个性与疯狂”0那天晚上,在东四喧闹的忙蜂酒吧,王朝在说出这两个词时,脸上明显地带着异常亢奋的神情。如果当时你

问他在90年代艺术是什么,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向你抛出这两个词:个性与疯狂。

“个性”与“疯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涵盖90年代光怪陆离的先锋艺术?这是一个问题。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中的个性与疯狂



《鸽子全席》王楚禹行为作品

高氏兄弟 / 文

狂妄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现实性,有多少文化价值?这又是一个问题。也许,大略回顾一下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中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个案,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1991年张大力以哈林式的涂鸦方式将一个莫名的头像符号涂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1992年邱乃壮撑开万把红伞,“走红”于中国大地。

孙平在广州艺术双年展开展之际,实施了以假乱真的发行股票行为。

黄岩将拓印复制的毛像章、废墟、昆虫等各类物件的文本寄往全国。

1993年宋东在展厅内设置课堂,请

九个中学生阅读无字书。

1994年艾未未在自家院落里，举起一只汉代陶罐，平静地松开双手将陶罐摔成碎片。

张蕾在京郊用数千双一次性方便筷夹满一棵枯树。

朱发东身着一身后背印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中山装游走于北京大街小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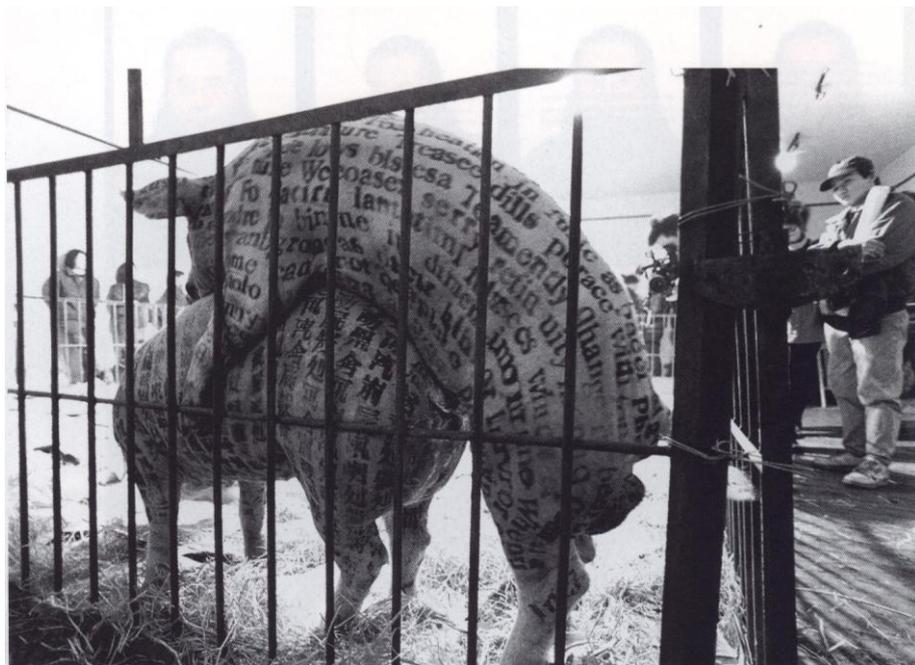
苍鑫将自己亲手翻制的数百个石膏面模摆满一地，然后约众人随意践踏。

张洄赤身裸体地端坐在北京东村的一个肮脏的公厕里，让身上落满苍蝇。

徐冰在展厅设置猪栏，将一吨重的书籍置于其内，然后把几头印有错乱的中英文字的发情种猪圈入交配。

1995年 高氏兄弟在打造“大十字架”的间隙中，沿天安门广场中轴线，有军警尾随，步行十字，仰望天空寻找不明飞行物。

诅咒、苍鑫、马六明、张洄等男女八人，在孔布的策划下，于京郊无名山裸身按体重由轻到重堆摞在一起，“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徐冰《文化动物》1994,徐志伟 摄

王晋、姜波、郭景寒在郑州一商厦前将千余种商品冻于冰块之中，砌成冰墙供群众破冰取物，以至哄抢。

1996年 张强与众多女性合作拆解汉字，书写“踪迹学”。

1997年 赵半狄实施置换中英国土行为。

1998年 金锋在一块玻璃前书写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直至将玻璃涂黑遮没自己的形象。



张大力将莫名的头像符号涂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为无名山增高1米》 1995,王世华、苍鑫、高扬、沮咒、马忠仁、张涓、马六明、张彬彬、段英梅、朱冥行为 摄影 吕楠

1999年 焦应奇将“精神实验”由文本模式转为对话交流。

对于那些不了解现代艺术史,不熟悉先锋艺术的人们来说,这些行为还是不是艺术是大可怀疑的,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这简直是胡闹,是哗众取宠;而对于先锋艺术家或了解现代艺术史、熟悉先锋艺术的人们来说,自从1917年马塞尔·杜尚把一只小便器搬进艺术博物馆,被载入艺术史并被大书特书之后,还有什么不可以成为艺术呢!艺术有什么了不起?艺术不是一个既定不变的概念,恰恰相反,它是对既定价值观念的不断怀疑与反叛,是敞开无限的可能性的自由方式。以上这些受惠于杜尚和博伊斯观念的行为作品,可以视为对于这种可能性所做的本土方式的探求、实验。

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尽管充满了强调个性、呼唤个性的喧嚣(这正说明了个性的匮乏),但真正意义上的个性还是如水中的火焰难得一见,迎面而来的仍然尽是一些故作疯狂的表演、对既定“个性”的模仿。人

们好像还未曾意识到,对个性的刻意追求与崇拜同样是一种耻辱,是生怕自己无个性的不自信的表现,而这恰恰是实现个性的最大障碍,个性决不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所要追求的价值对象。真正的艺术个性是艺术家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生命不可重复的精神特质,是独一无二的,与表演、模仿、追求、崇拜及疯狂无关。个性之于艺术家,犹如尾巴之于猫,老是有意把尾巴翘得很高,或把尾巴当耗子追,都是可笑的。

实际上,在一个时尚主义盛行的时代呼唤个性总有一种叶公好龙的感觉。因为我们早已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一旦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与众不同的伟大的个性,我们必群起而攻之。我们决不允许谁来破坏我们的游戏规则。总的来说,今日先锋既恐惧崇高又恐惧平庸,但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安全而又体面的中间地带,这个可疑的中间地带,用目前艺术



徐一晖《乌托邦验钞机》装置 40×40×30cm
1998 说明:灯光一开,一块钱面值的人民币钞票即变为100美元面值的钞票。

界的流行词语来说就是“牛b”，所谓“牛b”就是在技术与市场的层面玩弄个性与疯狂，玩得精彩、玩得生效、玩得让人羡慕、嫉妒。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逃避崇高、追求“牛b”是今日先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但是，正如漂亮的制作挽救不了平庸的思想，外在的“牛b”也掩盖不了个性与精神的缺失和贫困。丧失了崇高感的先锋是不是先锋，这也是一个问题。

至于疯狂，它常常被误会为某种天才的个性特征，以至佯装疯狂成为掩饰平庸、表演“个性”的最庸常的方式。其实，疯狂与天才的距离和它与庸才的距离是相等的。疯狂与天才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凡·高不割掉自己的耳朵仍然是凡·高，庸才即使割掉自己的生殖器也仍然是庸才。无论是在艺术，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比追求疯狂更愚蠢更可笑可悲的了。20世纪是一个疯狂的世纪，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失去平衡的疯狂的世界里。无休止的闹剧，无休止的表演、争斗，无休止的算计、说教、偏见、血腥、欺骗，无休止的重复、聒噪、恐惧、忙乱、哀怨、傻笑、调侃……所有这些都是某种疯狂的表现，而我们几乎对此已经熟视无睹。

就在我们奢谈个性与疯狂的时候，人类正在疯狂地进行着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还是在忙蜂酒吧，一位来自外省的行为艺术家，试图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对此作出批判性的反应。以自己的艺术行为《鸽子全席》表达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的关注。这场战争在道义上孰是孰非，我们暂且不论，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权以艺术的名义虐杀一只鸽子。艺术的限度何在？当我们充



金锋《我的形象的消失过程之二》 行为·摄影 35×45mm16张 1998 在玻璃上书写身份证编号172行,438遍,时间1小时52分。



《克隆——中国工程》 1998 装置、摄影、电脑媒介 高焱高强

满疑虑地提出质疑,并希望在场的观众对此艺术行为以及科索沃事件表达个人观点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集体的沉默。没有人站起来公开表态。行为者在实施此观念过程中没有偶发,观者面对此行为没产生互动,艺术家如期完成了他的行为。一只鸽子死于艺术的屠刀和我们的沉默,正如现实中的一切暴力都已经过了默许。反对暴力的艺术演化为暴力表演,艺术行为蜕变为城市沙龙文化中调剂口味的一道快餐。

还是伟大的欧里庇得斯说得好:“神要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艺术当然可以表现疯狂,但表现疯狂的艺术并不需要艺术家的疯狂。面对新世纪的到来,艺术如果不能给历经磨难的人类心灵以慰藉,那么至少艺术家还是不要增加这个世界的疯狂的好。

艺术究竟是什么,的确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了。



孙平《中国针灸 C2 号》材料:玻璃钢、银针、纺织品、银箔、印刷标签,高 180cm,1996。



赵半狄《中国故事》行为·摄影

谁来伺候你自己

——艺术是什么 朱新建/文

没当过牛马、花草什么的,不知道它们怎么活法。当了几十年人,知道人是很难伺候的。

一个美国作家说:人是惟一一种吃饱了又没生病还会痛苦的动物。

“痛苦”有“说得出”的:突然想“当”沈万三了,突然“爱”上玛丽莲·梦露了,等等。但这种“痛苦”不折磨人,一般想想觉得没什么戏也就算了(也有不依不饶当真的,去医院搞点儿药吃吃也就没事了)。

还有“痛苦”是“说不出”的。欧阳修说:此恨不关风与月。李清照说:载不动,许多愁。

冯延巳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话儿说得挺解恨,杀到痒处。李璟是个风流皇帝,解得风情,读了这样的句子,自然欢喜得紧,竟然问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这是一个很美的玩笑,这一问问的就

是那段“说不出”。

宗教家说“灵魂”,神秘家说“第二生命系统”,艺术家说“心灵”,等等,谁都拿不出她的“三围数据”,但她确实是在那儿。不把她“伺候”好了,你就会“痛苦”,甚至会生病。谁来“伺候”她呢,只有你自己。

古代禅师说“吃饭,睡觉”。吃饭睡觉都是不能雇人来替你做的,哪怕你是阿拉伯石油大王的儿子。其实人有许多事是一定要自己去做的,比如,拉屎撒尿。老子说:道在屎溺之间。

要伺候自己的“心灵”,也未必一定要去学会读懂五线谱,或者从几何石膏模型画起。满天下多的是“技巧”很好而从来没有“打搅”过谁的心灵的“艺术”工作者。

学习用“审美”的态度关照生命,就是艺术,就是“伺候”自己。